

無聲的坎彭，有聲的冬景



藝尼德蘭 王加

漫步在荷蘭不同城市的街頭，四通八達的河道無疑是一大亮點。作為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的特殊地貌特徵，像阿姆斯特丹、哈勒姆、代爾夫特等城市就如同尼德蘭地區的威尼斯一般。但在十七世紀的小冰河期，所有河道都會結冰。當時的城市規劃顯然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荷蘭民眾是如何應對冰天雪地的自然條件呢？在亨德里克·阿維坎普（Hendrick Avercamp）筆下的冬景中，我們可以一窺真實的荷蘭黃金時代寒冬。

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中，阿維坎普創作於二十三歲的代表作《有滑冰者的冬景》並非掛在名作雲集的「榮耀大廳」內。不過，這幅被官方重點推薦的畫作周圍依舊絡繹不絕地圍滿了遊客。想五年前首次直面此作就被畫中的細節所深深吸引，之後在央視《藝術裏的奧林匹克》又做了一期畫作的深度解讀，所以當今年第三次「聚首」，似乎更多了一份故友相聚的親切。

當阿維坎普在一六〇八年完成此作時，時年二十三歲的他目睹了一個近半個世紀未遇的寒冬。城內錯綜複雜的河道都被冰層所覆蓋，原本繁榮的水運此時變成了碩大的天然冰場。《有滑冰者的冬景》便是記錄當時荷蘭民眾如何在冷冽的冬日裏從事各類冰上運動的圖像。畫家採用了俯瞰的廣角視角，並用對角線構圖加空氣透視法來呈現一個灰蒙蒙的城鎮冬景。在尺幅算不上巨大的畫面中，畫家繪入了超過二百個衣着各異卻活力四射的人物，如同一卷冬景中的室外活動百科全書。拋開頂著嚴寒從事各種日常勞作的人們，推雪橇、馬拉雪車、單雙人滑冰、打冰上陀螺，甚至現代高爾夫



亨德里克·阿維坎普的畫作《有滑冰者的冬景》。作者供圖

運動的前身冰上高爾夫（Kolf）等冰雪運動都悉數亮相。而除了衣着樸實的百姓，盛裝出鏡的上流階層也同樣步履蹣跚地在冰面上緩步前行。畫中雖有階層之分，卻無批判之意，觀者能夠感受到的只有荷蘭民眾生機盎然的冰上日常，畢竟嚴酷的自然環境對於每個個體均一視同仁。

在諸多歷史文獻當中，阿維坎普都被標註為「無聲的坎彭」（Kampen Mute），這一綽號源於他不能言語且有很大可能失聰的客觀生理條件。當代科學研究發現，因一種感官缺失導致其他感官格外敏感的情況稱為感官補償現象。縱觀藝術史，很多偉大的作品都誕生於藝術家生理上的殘缺。正因如此，阿維坎普在此作中所展現出的敏銳觀察力和傳神精道的塑型能力，以及他在無聲的冰天雪地中所營造出有聲的「熱火朝天」就更加彌足珍貴。

身為荷蘭史上首位冬景畫家，阿維坎普筆下的冰上風光顯然深受尼德蘭前輩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風俗畫的影響，後者作為西方美術史上首位冬景畫家，憑藉其最著名的《冬獵》和被複製次數最多的《有滑冰者和捕鳥器的冬景》讓冬景畫在十七世紀獨立成派。在這幅《有滑冰者的冬景》中，「勃老」的痕跡可謂無處不在。首先，畫中人生動傳神且略帶詼諧的肢體語言無疑深得「勃老」；其次，畫作清冷的棕灰色調算是完美繼承了《有滑冰者和捕鳥器的冬景》中的環境氛圍，畫中左下角同款捕鳥器的出鏡更說明阿維坎普一定接觸過前輩名作的「復刻版」。最後，對一些農民百姓的粗俗舉止也同樣如「勃老」般記錄下來。比如畫面中心位置一棵泛着灰藍色的枯樹下有位背對觀者的戴帽男子正在小解；又如畫面最左側兩棟房子間的樹下一位男子露出半個屁股正在大便……換言之，雖在今日被譽為「荷蘭黃金時代」，但非遍地黃金的高貴，正如圖中捕鳥器左側正在啃噬腐屍的烏鴉和野狗。這些看似粗鄙的生活細節實則還原了十七世紀荷蘭共和國的百姓日常——既有赤裸裸，也有血淋淋。

每次站在阿維坎普這幅距今四百餘年的冬景面前，除了常看常新的收穫，更多是那份無聲的感動。雖然他以擅畫冬景著稱，但他的作品中卻從無漫天大雪，留給他們的都是雪後寒的冰上嬉鬧。不知為何，今年再觀此畫，腦海中都是元代馬致遠的名句「枯藤老樹昏鴉……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人在嚴酷的大自然面前永遠是那樣蒼白無力，但我們仍可以選擇苦中作樂。

《點亮》的詩意和禪味



如是我見 林鳴崗

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展廳裏，一幅油畫作品躍然眼前，令我眼前一亮。那是一幅名為《點亮》的佳作。這是福建畫院青年油畫家馮鏡應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大型書畫作品展「藝脈相承，夢想啟航」的一幅力作。畫面中十分簡潔，但是又令人充滿詩意和禪味的感覺。一位孤獨的划船者正划着一隻小小的橙黃色的船隻，在藍紫色的江面上緩緩前行。江水如鏡，冷灰色調的畫面顯得寧靜而神秘。遠處的青山依稀可見，只是淡淡的外輪廓，一隻小舟成了畫面的中心，劃破寧靜，船與人，成了這個世界的孤獨影子，划船者全神貫

注，手中的槳激起層層漣漪，他要去哪裏？他在做什麼？

橙黃色的小小船隻在這廣袤的海面上，猶如一片樹葉，在大海之中漂游，我擔心他們會被大浪吞噬，但是顯然划船者胸有成竹，有一股踏浪而行的雄心壯志。小小的船隻，恰似一盞明亮的燈，照亮了前方的道路，驅散了黑暗與迷茫。他的心中一定燃燒着一把火炬，它告訴我們，即使身處困境，也要勇往直前，用信念和勇氣去點亮自己的人生，去征服未知的前程。

《點亮》這幅油畫，讓我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壯美，又體會到了人與大自然的相互密切關聯的情愫。它讓我們相信，個體生命力的躍動和頑強。只要心中有光，便能勇往直前，照亮前程，踏上新的路程，也一定能夠戰勝波濤和險阻迎來光明與希望。



繽紛華夏 吳捷

今年春天，麻辣燙把甘肅天水推上網紅城市榜。

說來我還算半個重慶人，可是我從來對麻辣燙無感。旅行，也永遠只到想去的地方，從不因某地「爆火」或「出圈」而去打卡、湊熱鬧。

那麼，我為何會從北京來到一千四百多公里外的天水？因為我早就知道，天水不止有麻辣燙。

在操縱並追逐流量的時代，只為一個網紅景點或美食而來的按圖索驥式旅遊，大概率會失望。我喜歡以個人興趣為中心，做足功課，到了當地再跟人聊聊，實地探索。旅行嘛，就要自己去發現，不走尋常路。

天水市區有兩個。從麥積區打車去西邊不到二十公里的秦州區，網約車司機是個話癆退休大叔，有兩個兒子。「還是姑娘（女兒）好啊，能常來看看你，兒子逢年過節都拎着東西孝敬丈母娘去了。」「天水就是氣候好，冬不冷夏不熱的。」「你問天水麻辣燙兒啊？咱們老了，吃不慣，就愛吃清淡軟和的。現在的年輕人兒，重口味，吃着麻辣燙兒還就着老乾媽。」他把我們在伏羲廟放下。走近方知，正趕上為幾天後「公祭中華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的綵排。

「三皇」之一的伏羲據說生於今天水一帶。伏羲廟初建於元末，明代擴建。此時工人忙着搬放盆栽花草，給「伏羲城」大門基座點綴紅黃紙花。廟門對面廣場圍起一圈，我加入吃瓜群眾，站在高處往裏看。但見長長四排古裝演員，黑袍黑帽、綠裙黃裙，手舉紅黃二色的龍旗、明黃的華蓋，隨鐘磬古樂緩緩起舞。伏羲是中華民族精神象徵之一，在「羲皇故里」的年度祭典，當然要鄭重其事。

如果你像我一樣喜歡歷史和古蹟，來到天水你一定會兩眼放光。麥積區以放馬灘和麥積山聞名。放馬灘是戰國至西漢的古墓群，出土了中國最早的紙（西漢，地圖殘片）、秦木板地圖（世界已知最早地圖）和四百多枚竹簡。麥積山石窟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距放馬灘約二十公里。四大石窟我都去過，敦煌、雲崗、龍門的遊覽線路與地面大致平行，麥積山的線路卻是縱向的，最考驗體力。山以麥塚

多彩天水



▲麥積山石窟全景。

新華社

形而得名，佛像都雕刻在一面山崖上。從入口到山腳要走好長一段上坡，路邊牽馬的小販會勸你騎馬上山（馬用可憐巴巴的眼神對你說：「不要不要。」）。參觀幾乎是直上直下的爬梯。一邊是平如刀削的山崖，另一邊是立體的虛無，全程單行，沒有退路，只好一邊念佛一邊死心塌地往上爬。

十六國時期（公元四、五世紀），後秦一度是關中小霸王。皇帝姚苌正如其老爸姚萇，很能打仗，卻也崇尚文教，將著名僧人鳩摩羅什迎入長安奉為國師，始鑿石窟於麥積山。麥積山至北魏而興盛，西魏到明清不斷加鑿，成為河西走廊佛教石窟群的一部分。我認識的一位美國藝術史學者，每年要去一次麥積山，每次專門研究一個洞窟的一部分，與走馬觀花的俗人如我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天水市區西北的秦安、甘谷二縣，有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如仰韶文化、常山下層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秦安縣大地灣博物館、甘谷縣博物館，展廳寬敞，燈光明亮，安安靜靜，尤其難得。盡可緩步徐行，細細玩賞石刀、石環、玉鑿、玉斧，以及大量繪着龍紋、魚紋、鳥羽紋、水波紋、三角紋、網格紋、寬帶紋的彩陶器皿。

回到麥積區，黃河支流之一的渭河在低緩的群山和樓房間悄無聲息流過。沿河一側的翠湖公園，花木簇擁着長長的黃磚步道。奔着麻辣燙來的人有福了：公園附近就是天水火車站，出站口不遠，「天水麻辣燙一條街」張燈結綵。成排的麻辣燙小店，吃不夠還有真空包裝快遞到家。

轉進街邊小巷，水果店老闆指着隔壁「麻辣燙串串香」說：「要吃來這兒，二十年老店。」又瞥一眼巷外，「那些都是新修的。」六月中旬，天水的櫻桃正當季。巷口坐着戴眼鏡的年輕女孩，面前一大籃剛摘的櫻桃，殷勤遞來兩個。呀，甜、脆、無比新鮮，只要十二元一斤。不顧人在旅途，貪心地買了兩斤多。西北方言後鼻音重，女孩笑道：「寧（您）們慢走啊。」

西北方言還多疊字，聽着好親切：黃饅饅、麵魚魚、糊塌塌、烤柁柁、洋芋湯湯……呱呱是天水市「非遗」小吃。嘗一碗：小坨蕎麥澱粉是其形，油潑辣子、醋、鹽、麻醬是其神，蒜泥和白芝麻為其點綴，綿軟彈滑的麥香裏，透着夠勁兒的辣和酸。服務員說，可以夾在熱的白吉饅裏吃。我想起老媽年輕時在成都，喜歡去文殊院買剛出爐的鍋盔，夾着紅油涼粉，可見口有同嗜。方才見到賣「漿水酸奶」的，就問服務員何為「漿水」，答是芹菜、苜蓿等煮熟發酵後的餘水，清熱解暑，西北人四季都愛吃。大膽點了「漿水麵」，入口清酸，有些蔬菜香氣，果然別具風味。櫻桃、呱呱、漿水麵，說到美食，天水也不止麻辣燙呢。

離開天水去高鐵站，網約車司機是個小伙子，天水本地人：「麻辣燙火了以後，很多人才知道麥積山石窟。」我說：「早就知道麥積山啦，天水不止麻辣燙！」我跟他細數這兩天的見聞和飲食，忽然有些依依不捨，真應該給天水留出一個星期的時間。司機指着沿途正在修的二號線輕軌：「再來啊！你們下次來的時候就修好了。」

天空中的詩篇

漢平和我上小學時同班，一天他匆匆來到我家，瀟灑道別，說他們母子要立即搬到鄉下去住。我和他從此失散了五十多年，費盡周折才重新聯繫上。

十月底我去北京，漢平邀我同遊頤和園——我們上小學二年級時春遊的地方。從動物園乘三三二路公共車，正是小時大家一起走過的路線。漢平對北京的各大公園全都熟悉，我卻離開家鄉四十餘載，只得任由其引路。大戲樓、諧趣園、長廊，我們故地重遊，當年班主任艾老師領着我們參觀時所說的話，彷彿又在耳邊響起。漢平知道我沒去過蘇州街，街上建築盡是模仿江南水鎮的風格，卻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全部焚毀。一九八六年重建時，我已離開了北京。眼下蘇州街正在整修，暫已離開，漢平便帶我從萬壽山上俯瞰這條後湖水街。逛過畫中遊、排雲門、知春亭後，已然過了晌午。漢平意猶未盡，要帶我再去香山紅葉。

剛好生長在月牙河邊，得天獨厚，每年秋季都葉色斑斕，如百花盛開，成了香山紅葉的「消息樹」。

記得十多年前我曾與另一位朋友來過，也是在這個季節，我們卻沒看到一片好紅葉。大概那一年的秋葉剛好如楊朔在其名篇《香山紅葉》中所說：傷了水？總之沒紅透。今天的運氣又當如何呢？

漢平帶我沿公園東路緩步而行，他說那是賞紅葉的最佳路線。一路上看到有楓樹、黃櫨、銀杏，有的樹身上掛着標牌，卻是少數，沒掛標牌的樹要多得多，我基本上叫不出那些樹的名字。微風中，紅橙黃綠的各色葉子無聲描繪着秋景，令人心曠神怡。抬頭仰望五彩繽紛的樹葉，我有感——那分明是絕美的詩篇，被寫上了天空。

有「杏」遇見



人生在線 李仙雲

在滿目蕭瑟的初冬，每次行至那條大街，兩邊行道樹金燦燦的銀杏黃如東升的旭日，總能將人帶入童話般唯美意境裏，心情也如暖陽朗照，立時就明媚起來。

那整齊排列的行道樹，如莊嚴威武的皇家侍衛，黃得璀璨炫目，貴氣凜然。我傾情相望間，眼眸發亮情思旖旎，這神奇的冬姑娘怎會調出如此鎏金緋黃之色，陽光一灑，滿樹金燦燦的葉子琥珀般柔潤耀眼。拾一枚黃葉捧於掌心，那又狀葉脈宛若一根根扇骨，從葉基伸向葉梢，這被冬姑娘滿樹懸掛的玲瓏剔透的小金扇，風搖枝晃間，如風鈴般摩擦碰撞發出環佩叮嚀聲。這是大自然賜予淺冬華美的麗服，每一片葉子都有着絳羅錦緞的光滑亮澤。黃葉如花，它們亮閃閃綴滿枝頭，風透迥間颯颯輕曳，宛若一群頑童在枝丫間盪鞦韆，你推我搡着顛得鳥兒離枝驚飛。一樹燦然滿枝絢爛，風過處落葉紛紛飛，宛如萬千金蝶在蹁躚舞動，那唯美爛漫，也潤目怡心。

工作人員在舉辦一場「銀杏之韻·創意綻放」的銀杏葉DIY趣味活動。這些DIY達人，如變戲法般將一片片金黃的銀杏葉，一番細繞精雕，有人做出一頂金色的銀杏葉花傘，還有的給光禿禿的樹枝間綴滿金色的月季花。桌上一隻古雅樸拙的花瓶裏，插着幾隻用銀杏葉製作的金玫瑰，栩栩然若真花般嬌媚。近旁「佇立」着一棵用銀杏葉黏起的塔狀聖誕樹，樹頂還插着一顆亮晶晶的五角星。桌上還擺放着翅膀一閃一閃的金蝴蝶，最受小朋友喜愛的，則是一隻葉柄一拉，就呼呼搗翅的金色小鳥。愛書的我，則鍾愛那一枚枚製作精緻素雅的銀杏葉書籤，用小楷寫上娟秀的「有杏遇見」、「平安喜樂」，再配以紅泥印章，夾於書中，連閱讀都變得趣味盎然。

那年初冬在故鄉，我進入那座渴慕已久的古觀音寺，佇立於那棵歷經一千四百年風雨的古銀杏樹前，舉目瞻望，它滿樹金黃，有直衝雲霄之勢，在鈷藍天空的映襯下，如一團巨大的聖火在古剎禪寺熊熊燃燒。忽地明白它何以被稱為植物界的「活化石」，它就像一本默然不語卻洞悉世事的厚重史書，見證了世間風雲變幻與滄桑浮沉。



人與事 學勇

漢平和我上小學時同班，一天他匆匆來到我家，瀟灑道別，說他們母子要立即搬到鄉下去住。我和他從此失散了五十多年，費盡周折才重新聯繫上。